

言外转喻的“属性强加联想”模式*

邹春玲

(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 130024;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 150040)

提 要: 本文首先回顾转喻研究的三个阶段, 即 A 代 B, A 是 B, A 知 B, 指出 A 代 B 模式是转喻推理的结果体现, A 是 B 模式广泛用于词汇层面的转喻替代研究, A 知 B 模式体现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转喻推理作用和过程。狭义的转喻限于概念纠缠, 广义的转喻揭示认知推理机制。在间接言语行为的含意获取中, 言外转喻通过“属性强加联想”模式进行推理, 使理解发生在属性归纳的概念化过程中。这可以解释转喻操作获取含意的快捷性, 言外转喻操作的最终结果是模糊理解。

关键词: 言外转喻; 属性强加; 属性归纳; 概念化; 因果化

中图分类号: H0 - 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0)02 - 0036 - 5

The Property Enforcement Association Model in Illocutionary Metonymies

Zou Chun-li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40, China)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ree developmental phase of metonymy, A FOR B, A IS B, A KNOWS B, and points out A FOR B is the final result of metonymic inference, A IS B is widely used on the lexicon level presenting the substitu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metonymy, A IS KNOWN THROUGH B model demonstrates the role and process of inferences in indirect speech. The narrow-sided metonymy limits itself in the concept clarification, and the broad-sided metonymy reveals the real cognitive inference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implicature of indirect speech, metonymy makes the “construal” happen in conceptualization by means of property induction and property enforcement, which provides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rapidity of utterance construal. In other words, the final result of metonymy inference is vague construal.

Key words: illocutionary metonymies; property enforcement; property induction; conceptualization; cause-effect

1 转喻模式更迭

传统转喻是狭义理解的结果, 普遍认为转喻是认知手段, 是一个概念实体通往同一理想认知模型中的另一个实体的心理途径。而当代转喻研究则集中在转喻与推理、转喻与语篇、转喻与构式等几个主要领域。这说明, 转喻不再纠缠本身的细节, 而是作为具有认知普遍性的思维模式和语用推理手段来解释语篇连贯和构式等问题。于是, 转喻不仅是认知手段, 而且是认知过程。

1.1 狭义转喻: A 代 B

A 代 B 模式是转喻的类-属联结完成语用替换的形式表征, 是语言表达经济性实现的最终结果, 如“新手”的属性可代“新员工”类别。认知语言学狭义转喻研究中存在两种方法, 分歧是转喻界定的标准: (a) 两个实体间的概念关系; (b) 两个实体之间语义延伸的范围。共同点是用图示表征转喻: A 代 B。

1.2 指称转喻: A 是 B

A 是 B 模式是源域到目标域心理通道的具体路向。转喻借助源域的内涵外延向目标域开进,

*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汉语转喻理解的心理模型研究”(11542036)的阶段性成果, 获哈尔滨理工大学青年优秀拔尖人才资助。

B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语境下对A作出“还原”的认知效果。该理论在指称转喻的解释方面具有综合性、合理性、完备性等特征。但是,在言外转喻解释方面似乎还有发展的余地。这里,主要存在三点问题:第一,B = part of A模式是否可应用于言外转喻的发生和理解中?这必然牵扯二者是否为必然相邻的问题;第二,A是B模式是喻体出现而本体不出现,如果喻体本体同时出现,内涵外延的传承如何进行?如“你真是世界末”是否说明“世界末”是部分的你,本文认为,这其中的运作机理是“属性强加”而产生新认知的非常规关系认知化过程;第三,内涵外延传承体现必然的类层级邻近,而间接言语行为中多是偶然邻近,形成语用推理的转喻操作层面。例如:

万丈红尘,即是我的七尺之棺。这一生我颠倒其中,恩怨不远,爱恨在心,随时可以结账,但永远不能离开。(慕容雪村《原谅我红尘颠倒》)

“棺材”和“红尘”之间是偶然邻近,其产生取决于意向性态度的表达指向,不存在必然的内涵、外延传承。如果存在,也是将棺材的内涵属性“死亡”强加在“红尘”上面,形成类-属联结的新认知过程,借此充分、经济地表达说者的意向性态度。可见,意向性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内涵、外延的传承,该传承似乎在喻体、本体同时出现时应该区分。二者同时出现是偶然邻近提示下的关系拉近,意味着意向性内容和态度的非常规化。

1.3 言外转喻:A知B

A知B或者B知A,是言外转喻常见的推理形式,存在类-属联结的复杂推理过程。例如:

初三的疲惫已是昨日黄花。(郭敬明《爱与痛的边缘》)

“昨日黄花”和“疲惫”之间的类-属推理不存在“新手”和“新员工”之间的替代默认性。那么,从认知上讲,到底何为“喻”?康熙词典上这样解释:(1)通知;(2)喻,告也;(3)晓喻;开导前后告喻;(4)又如:喻勉;喻教;(5)知晓;明白,君子喻于义;(6)又如:家喻户晓;喻旨(知晓旨意);喻以利害;劝喻;不可理喻;(7)比喻,罕譬而喻;(8)又如:喻名(比称;形容)。“喻”有如此多的解释,对“转喻”的理解自然也不可完全局限在“本体代喻体”的比喻层面。“喻”更多是借推理而“知晓”,从A知B,以喻客意。“转”意味着

间接,“转喻”就是间接知晓。这样,转喻就是间接言语行为的推理过程,转喻思维顺理成章地就是A知B的操作模型。

上述三种转喻模式体现转喻研究的由浅入深、由窄及宽的拓展过程:A代B是转喻推理的最终结果;A是B是转喻的词语概念层面的机理探索;A知B是转喻在语言表达中的推理机制讨论。这三种不同的运作机制分别在三个不同转喻层面上各自发挥作用,充分体现转喻作为一种思维理论的逐步完善。内涵外延模型在词语、构式和某些语篇层面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解释力,而在言外转喻中的有效性不明显,须补充转喻推理过程的说明。根据Panther的高层转喻思维分为类属和因果两个主要过程,在徐盛桓(2007)心理模型理论基础上,本文认为,词汇和语言表达层面的转喻都暗含因果关系,可统称“因果化”模型,形式化表征为:(1)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建构成意义整体M;(2)隐性表述 $u(1, 2, \dots, n)$ 在M中有内涵、外延或者相邻、因果关联,即设定 $u(1, 2, \dots, n)$ 在M,可认定其常规关系R;(3)概念化突显归纳由此认定 $u(1, 2, \dots, n)$ 之间的意义关系R;(4)根据R获得对 $u(1, 2, \dots, n)$ 在语境、意向态度制约下的合理解释。条件规定:(1)初始条件约束是由显性表达与隐性表述 $u(1, 2, \dots, n)$ 提供的参照系;(2)边界条件约束是由语境、个人认知背景、社会文化规约提供的参照系。

2 言外转喻存在推理

Ruiz de Mendoza(2002)的高层情景转喻实际上是指Panther & Thornburg(1998)所说的言外转喻,用来解释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认知情况。本文认为,转喻是“自然推理模式”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推理是意识性活动,只有无法默认理解时,才会有从A到B的推导。再看转喻,是否都有推理。第一,“新手”替代“新员工”是默认的语言使用,其识别无需推理。如果将狭义转喻视作推理方法,那么语言理解就会产生无止境的现象,影响交际的速度和效果。有理由认为,传统概念层面的转喻操作并非交际中含意获取的根本性问题。而推理发生的真实情况首先都是泛因果推导。第二,间接言语行为通常指“某言语行为代替另外一个”。这从形式上就可以界定为转喻替代。言

外转喻的传统研究多局限在对操作结果的归纳,如“结果代行为”等,但这并没有说明推理过程和步骤。在“你能把盐递给我吗?”中,体现的是常规性礼貌表达,是通常的请求手段。我们不可否认这可以用转喻解释,说明转喻的强大生命力。但是,这里确实存在推理吗?人们对言外之意所产生的言后反应,需要推理完成吗?本文认为,从转喻的充要条件“邻近”和“替代”来看,如果这里存在邻近关系,也是经验上的常规邻近;如果这里存在替代,也是语义的替代。从而形成两种看法:规约性大的言语行为无须过多推理;真正需要推理的是具有非规约性的偶然邻近关系的间接言语行为。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言外转喻推理的本质,拟从邻近关系、非常规关系认知化和类-属联结三个角度说明。

3 推理与邻近

要想说明言外转喻的推理,须对邻近概念作介绍。ICM框架解释的是必然的邻近;内涵外延的相邻性也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结。那么,在高层转喻中,这个标准就未必行得通,主要原因是对偶然和必然缺乏明确区分。既然转喻是认知的过程,就必然存在推理,其关系未必都是默认的邻近。在认知化过程中更多的是偶然邻近,言外转喻尤其如此,可这样区分。

(1)必然邻近:语义明显的整体-部分、部分-整体的关系,如“手”和“人”;(2)半必然半偶然邻近:事物和其属性的关系,如人的特点善良、野蛮、体贴都是必然特征,但其具体突显就有语境偶然性;(3)偶然邻近:根据语用需要而产生的动态情况。通常,在低层转喻中都存在邻近的必然蕴含。例如:

There is a lot of *America* in what she does

“美国”指代“美国的文化属性”,可用目标域在源域的转喻模型解释上例的完整语义,产生语法上的类-属转化,即“实体代某一属性”转喻。理解的过程恰巧相反,是将相关属性归于实体,是属性的归纳和概念化的过程。“美国”激活的不止一个属性,包括“文化”和“观念”等,具体含意获取涉及某个属性的语境突显或将所有属性概念化理解,这就是“属性”与“类”之间半必然半偶然的联结。而在言外转喻中大多是偶然邻近,本文

将言外转喻推理分为两种。(1)目标域、源域同时出现。例如:

聚九州精铁铸不成半句真话。一切动人的言说,原只是浪头浮沙。(慕容雪村《原谅我红尘颠倒》)

这是将“浪头浮沙”的浮沉特点强加在“言说”上的偶然相邻,是拉近和再认知“关系”的手段,借此间接表达意向态度,也是语用经济性、认知减负性、交际生动性的要求。由见,原则一,偶然邻近导致转喻推理达成重新认知,实现交际目的。其中,存在这样几个过程:首先,将浪头浮沙的沉浮特点当属性归纳,即“沉浮不定”;其次,将此属性强加给“言说”;再次,形成因果推导,“因为浪头浮沙”,“所以沉浮不定”;“因为沉浮不定”,“所以言语无常”。原则二,偶然邻近导致属性归纳、属性强加、因果推理等几个过程。(2)源域或者目标域出现,存在非必然邻近。例如:

死刹了头的还知道回来?在家待着,待会解放军来了大棍子打晕也得留住!”

二和挠着屁股:“什么解放军?”

“就是龟儿子的前程!”(兰晓龙《士兵突击》)

“什么解放军”是只出现源域的间接言语行为,相当于“What's x? 构式, Panther & Thornburg (1998)用“类属代具体”或“目标域在源域”转喻解释该构式。“解放军”不能简单地说“是军队”,提问的含意是针对解放军的职业功能,回答应该是“解放军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也就是说,解放军激活的必然场境并不包含“前程”这个属性。继而,“就是龟儿子的前程”是只出现目标域的言外转喻,属于源域在目标域的情况,这是属性强加造成的场境迁移。无论哪个域出现,转喻最终是将两域关系联结而展开推理的理解过程。

“前程”与“解放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是特定主、客观语境和社会因素规约下的特定认知,这说明类-属联结的偶然性。这样的偶然联结很常见,是经济性表达意向内容和意向态度的思维手段。偶然邻近的转喻思维一般体现在间接言语行为层面。在必然邻近的转喻关系中,推理是默认性的。在偶然邻近中,推理是有意识的。概括说来,言外转喻是以偶然相邻为前提,以常规关系的认知化为把握,以因果推导为内在程序,形成含意

理解的过程。具体说来,在间接程度大的语言表达式中,推理受心理距离、主客观语境和偶然相邻等因素影响,从而产生“非常规关系认知化”过程,大体上都是从意向内容到意向态度的推理,存在从结果到原因的追溯。例如:

“我们结婚吧。”

她骤然瞪大眼睛,瞌睡虫全部被他吓死,用手摸摸他额头,“发烧了啊。”(安宁《温暖的弦》)

这是表达间接拒绝的转喻,“结婚”是“果”。听话人的意向态度是间接拒绝求婚,给出拒绝的间接性的“因”,即“发烧”和“结婚”之间无必然邻近,存在非常规关系认知化。通过“发烧”激活拒婚的认知域,在认知背景和最大关联制约下,“发烧”与“求婚”因果相连,并为其次域,两者之间是部分激活整体的转喻因果关系。“发烧”是强加给求婚的属性内涵,与“求婚”是偶然邻近,产生类-属因果连续推导,推理过程为:(1)从果溯因推理表明间接拒绝;(2)偶然邻近致使因果和类属推理;(3)属性强加间接表明含意。

4 推理的类-属联结

上文一再提到“类-属联结”是转喻推理的特点。这个说法来自“指类”思维惯势。根据文献,指类是人类前语言阶段与生俱来、不断衍生、默认的根本性思维模式,是所有其他思维的根本和源泉(Gelman, Goetz, Samecka & Flukes, 2008; Cimpian & Markman 2008; Chambers *et al* 2008; Gelman & Bloom 2007)。类-属联结性可以说是最早的思维模式,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必然手段,可为认知的快速和拓展提供根本理据。儿童可将特定的某属自然归结到某类上,不管此属是否具有中心性(Prasada & Dillingham 2006),借此形成概述性先验知识。类-属联结是认知的必然惯势,具有演绎归纳性、因果推理性、联想性等特点,归结为两个主要特征:(1)属性相对突显,可保留下来,作为类-属跨范畴推导的理据;(2)操作层面广泛,包含词汇和句法层。

如果将转喻视作认知模式,其本源就是指类思维,存在类-属联结的必然性。也就是说,类-属-属-类推理是不断认知世界过程中的必然思维走向。如鸟会飞,飞这个属性突显出来,保留在

记忆储备中形成认知背景,在看到其他会飞的动物时,就自然联想到鸟。二者的区别在于,指类是属性“突显-保留-联想”的模式,转喻是“属性强加联想”的模式。转喻是指类的后期发展,指类是转喻的前期推理铺垫。因此,类-属联结可表述多重含意:第一,表示间接否定。例如:

赵宇告诉宋哲,说自己相信她,不料却招致宋哲的批评。“那么,你什么都不相信吗?”

“相信是一种疾病。”(石康《激情与迷茫》)

“相信是一种疾病”是X IS Y指类模式,是阐释性间接言语行为,间接表达“我不相信”的含意。指类形式是通常出现的间接言语行为表达方法,简洁、经济地传达作者的意向性态度。第二,表示间接肯定。例如:

“那他花吗?郭卉问。”

“除去责任义务之类的道德说辞,花是一个男人的本性。”(石康《激情与迷茫》)

这里依然是X IS Y属-类联结,表达间接肯定。首先,将“花”作为男人的本性之一,形成部分代整体的转喻;其次,将“花”强加到男人的本性上,是属性强加的过程;再次,经过因果推理,间接肯定他“花”;最后,产生模糊理解。

5 属性归纳和强加

间接言语行为通过转喻推理获取含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影响因素之一就是突显度决定间接性。突显度和间接性都只是程度问题,与语境等内外因素关系密切,间接性的大小直接影响转喻推理复杂度。可总结为:语境量大+必然邻近=突显度高=间接性小;语境量小+偶然邻近=突显度低=间接性大;偶然邻近导致的推理体现为:因果+邻近认知化。其实现的经济和有效的手段是属性的归纳和联结。言外转喻获取含意就是“类-属-因-果联结”。如图:

源域 A

知晓 + 属性的因果邻近联结

目标域 B

可见,因果和相邻(邻近)在转喻推理中相互作用:相邻造就因果,因果成全相邻。除了突显和间接性,本文重点提出言外转喻是个“属性强制的概念化再认知”过程。

单纯从因果和相邻两个角度出发还不能澄清转喻推理在交际中的快捷性和有效性。本文认为,含意获取是概念化现象。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化”是认识活动,是用一个“概念”表示对客观实际、心智体验和认知加工活动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认识的认识,对认识的概念化。这说明,概念化是比含意更为抽象的认知层面,理解的快速性应该发生在概念化过程中。

概念是抽象思维,概念演绎为多重涵义,涵义的最后确认是对概念的归纳(周北海 2008)。这是在理解中同时发生的思维程序,也说明含意获取是“溯因-演绎-归纳”三位一体的匹配。但是,交际中理解速度之快又作何解释,理解的结果性推理是如何得出的呢?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人类思维的模糊性决定对世界的认知不可能都以涵义形式出现,那么理解的快速性在于“概念化属性归纳”的模糊解读。在转喻推理中,“概念化”就是类、属关系抽象化,并通常以属性归纳总结理解,即偶然相邻-推理-关系概念化-理解。偶然邻近产生“属性强加”,将本来毫无关系的源域和目标域在转喻的因果和指类操作下变成实际语境中的相邻。由此,相邻概念本无定数可言。

上文已说明“属性归纳”,即将含意概念化为某属性,联系源域达成理解。简单地说,所有涵义概念化的认知过程就是将其进行属性归纳。那么,言外转喻就是两重操作过程:属性归纳推导意向性内容,属性强加说明意向性态度。

理解基本上是瞬间完成的,除了有社会规约、语境等条件的外在限制外,内在的认知促进也不可缺少。话语的快速理解是对所有涵义概念化的结果。这个结果有属性表征特点,从而形成模糊理解。如“你真是世纪末”,是将“世纪末”属性归纳为“悲观”,再强加在“你”身上。言外转喻推理基本上是“B强加A的概念化再认知”过程。属性强加发生在两个层面上:(1)本体喻体同时出现,这不是源域在目标域或者目标域在源域就能

解释清楚的;(2)间接言语行为,转喻推理将原本不相邻的两个域的关系拉近,产生重新认知。因此,转喻既是认知过程,也是认知手段。

6 结束语

本文从其间接性程度、相邻性程度等角度梳理言外转喻,旨在揭示间接性大的言语行为中转喻的运作规律和作用。在类-属联结的人类思维根本性基础上,提出言外转喻是属性强加联想的推理过程,理解发生在概念化层面。这是模糊思维影响下的转喻操作模式,其发生是因果推导,拉近偶然邻近的心理距离,在语境等条件制约下产生属性归纳和模糊理解。

参考文献

- 廖巧云. 基于“心理模型”的语篇识解模型[J]. 外语学刊, 2008(3).
- 徐盛桓. 语言学创新[J]. 外语学刊, 2007(1).
- 周北海. 涵义语义与关于概称句推理的术语逻辑[J]. 逻辑学研究, 2008(1).
- Chambers, C. G., Graham, S. A. & Tumer, J. N. How Generic Language Guides Preschoolers' Inferences about Unfamiliar Things[J].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2008(3).
- Cimpian, A. & Markman, E. M. Preschool Children's Use of Cues to Generic Meaning[J]. *Cognition*, 2008(2).
- Gelman, S. A. & Bloom, P.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Generics[J]. *Cognition*, 2007(4).
- Gelman, S. A., Goetz, P. J., Samecka, B. S. & Flukes. Generic Language i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J]. *Languag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2008(1).
- Panther, Klaus-Uwe & Thornburg, Linda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ferencing in Convers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8(5).
- Prasada, S. & Dillingham, E. M. Principled and Statistical Connections in Common Sense Conception[J]. *Cognition*, 2006(2).

收稿日期: 2009-05-17

【责任编辑 王松鹤】